

蓝

林

子

丛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东欧卷

我曾在那个 世界里

蒋承俊选编

蓝袜子丛书

我曾在那个世界里

（东欧卷）

蒋承俊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成占民

封面设计：宁成春

《蓝袜子》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陶 洁 钱满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子平 宁 瑛 申慧辉 孙美玲
孙桂荣 李 琛 吴正仪 劳 人
张 容 张瑞安 段若川 陶 洁
高慧勤 钱满素 黄 梅 蒋承俊

蓝袜子丛书
我曾在那个世界里
蒋承俊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375 印张 363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9.50 元

ISBN 7-5434-2414-2/I·209

前言

蒋承俊

女人是什么？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但大多是些不公正的话，甚至昏话：说什么女人是祸水、小人、花瓶，愚笨低能或水性杨花；女人只是被驯服的雌性动物；对男人来说，她是花，她是宝石。这也不奇怪，从古到今，妇女一直被说成是从属于男人而活在世上的，似乎男人没有女人还不要紧，女人没有男人便无所依傍。许多哲人、传教士、立法者和科学家都曾努力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在一些男人看来，妇女是一个“不完善的男人”，一个“附属”的存在。他们似乎在《创世纪》中找到了根由，那里说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多余的肋骨”造成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以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对女人说过极不客观的话语。在柏拉图感谢造物主所赐的福佑之中，第一条是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条是他身为男人，而非妇女。亚里士多德说：“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就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素质，女人由于天然的缺陷而遭受痛苦。”法国著名女作家、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驳斥得好：“古代用一根绝对的垂直线为参照，以说明其他斜线，而现在把男性确立为一个绝对的

人的标准。身为男人，总是对的，因为他是男人；身为女人，则总是错的。女人有卵巢、子宫，这种生理的特点束缚了她的主体性，使她囿限于她自己天然特性的范围内。她们经常被说成是通过腺体而不是通过头脑来思维的。男人怀着优越感无视他身体里也有腺体这一种解剖学上的事实，比如睾丸，也分泌荷尔蒙。男人把他的身体看作是与世界的直接而标准的联结，他相信他能客观地观察了解，然而他认为女人的身体则受到每一样她特有的东西的阻碍、束缚和削弱。”

向来有许多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都热衷于揭露妇女的弱点，正如有人所说：“谴责一个性别比谴责别的容易。”在整个世界文学中运用粗暴的指控辱骂妇女的情况也是俯拾即是。我较熟悉捷克文学，有一位捷克诗人，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先进人物之一，他也曾以著名的颂诗庆贺奴隶买卖的消灭，热情地谈论到捷克的“伟大使命：不断地前进，以便抛去卑鄙的成见。”但是，对待妇女的卑鄙成见对他来说却是法律，违反此项法律的事都能触怒他，激起他发表尖锐的言论。他强烈抗议奴役黑人，同时却也能歌颂奴役妇女。他常常作为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来反对独立自主、富有创造力的妇女。他曾在诗中写道：/……谁有了这样的妻子，/而他还热恋斯达丽（法国女作家，在其作品中宣传妇女自由的思想）/得承认对这样的人我很遗憾：/要知道她写散文和诗，/这不是些毫无价值的事吗？/命运啊，给我一个/像贝涅洛泊（古希腊神话中奥吉赛之妻，她始终忠于自己的丈夫，）这样忠实的妻子吧！/为了娶她/我甘愿把欧洲的一切女作家都抛弃。/男人们不喜欢女学者，或聪明绝顶的女人；太多的胆量、教养、知识，太有性格、主见，都会吓坏他们。难怪在许多男作家的小说里，结尾多半是些个没有什

么头脑的、皮肤白皙、脆弱驯服的女主角战胜了较有男性气质的浅黑色的女人；赢得男主角欢心的肯定不是勇敢的女人，而是娇嫩、缺乏生气的漂亮的少女。

这些男作家还自认为比女作家更了解女性世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世界给扭曲了。保兰·德·拉·贝利（17世纪的一位女权主义者）就这样说过：“男人所写的关于妇女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像在诉讼案中，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官。”他们不是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断言，妇女已经和男人平等了，她们没什么可抗议吵闹的了；就是斩钉截铁地说，妇女永远不可能和男人平等，她们的种种要求都是徒劳的。从盘古开天地到今天的许多事实说明，要让男人们认识到这种社会歧视的严重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的前辈以及很多有幸恢复了人的权利的当代妇女，特别是女作家，一直在勇敢地担负起这种神圣的职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鉴于此，我们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文学的女性编译了《我曾在那个世界里》一书。这是一本专门描写女性世界的作品集，以19世纪现代捷克文学的奠基者聂姆曹娃为首，共选入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二十六位女作家、女诗人的三十四部作品。无疑地，她们比男人更了解女性世界，她们最有资格阐明妇女的处境，因为她们的“根”扎在女性世界中，她们比男人更直接地把握住成为女性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并且，她们更加关切这些认识。这些女作家、女诗人的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她们对于时代、社会、妇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独特见解和深沉思考。妇女的人生探索及其命运、爱情、婚姻、家庭主题始终是这些作家关注的焦点。

她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妇女的境况和心态；她们向男人抗议、向生活抗议、向她们的处境抗议，反对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来就是完成大自然指派给她的任务——为人类的不断延续做出牺牲等谬误的妇女观。

聂姆曹娃很早就意识到作为人类整体一半的女性，仍然如此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男人仍然如此强有力地支配着世界。她决意冲出这种可悲境地，决意在那个不健全的世界里去探索人生，实现和发展自我，确立或倡导某种新的女性人格和价值观。她整个一生都竭尽全力捍卫那些从来还没被描写过的人们，特别是劳动妇女的思想。这在她的代表作《外祖母》以及中篇小说《野姑娘芭拉》等数十部作品中都有深刻的表现。然而她的搏击、抗争使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她被说成是“危险的妖妇、恶劣的母亲、不体面的女人。”她被长期的贫困，不幸的家庭关系和那无边的苦难击倒而溘然早逝，年仅四十二岁。“她不仅是一个值得惋惜的殉难者，而且也是一个英勇的人——一个有着起义者的美妙心灵和战士命运的妇女。”（伏契克语）

捷克格拉扎罗娃的小说《降灵节》中女主人公农妇弗兰基什卡的命运令人愤慨。丈夫赐给她的就只有那无边的折磨，置她于畜生式的生活之中，让她一个人到阴沟里去挣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弗兰基什卡往她丈夫和他情妇正在做爱的干草棚里放了一把火。波兰作家纳乌科夫斯卡的《云端的一夜》中的女主人公泰奥多拉是位老姑娘，当她还是一位美丽的少女时，她的女性的纯情和善良遭到自己的男同学雷什坦斯基的欺骗和蹂躏。她被羞耻击倒，将一个未出世的小生命杀死了，一双血淋淋的手撕裂了她过去甜蜜的梦想……一个美丽的月夜，她与

这位唐·璜式的人物在那高耸入云的地方相遇，她真想对他倾诉那血的苦难，向这个“同案犯”乞求宽恕。但她作了同归于尽的选择，要在死去之前，“亲自给他合上那对人间最具诱惑力的美妙绝伦的眼睛”，以求从那老姑娘的孤独、寂寞、压抑、忧伤、厌恶、忿恨、恐惧和幻灭的境地中得到永远的解脱。

昆策维乔娃的《终身大事》、申普芙卢戈娃的回忆录《我曾在那个世界里》、玛尔吉特的《妇女们》和克利斯戴斯库的《克洛丽丝》，这些小说为我们展现了生活在20世纪这个历史时期的妇女在不同人生阶段上的处境和心态的完整画面。《我曾在那个世界里》是描写女主人公申普芙卢戈娃从本世纪初出生到1968年的一生经历。作为知识女性——作家、演员的她，一个自由妇女的代表，她像她在书中描写的众多的女演员、女作家、女社会活动家一样，非常清楚她们究竟该做什么样的人并以鲜明的自尊去开创她们自己的生活，去实现自身的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加贝和巴格梁娜都是保加利亚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诗人，她们的诗作充满革命激情，大多歌颂妇女的反抗精神。加贝在《献给伟大的十月》一诗中就喊出了“我把一切向你奉上”。

对母亲——女性生活史上的最高阶段的赞歌不绝于耳，说什么母亲是一切英雄的源泉，她为人类的不断延续作出牺牲。这种话“其实只具有广告式标语的价值”。在《妇女们》、南斯拉夫的马克西莫维奇的《女人》、《农妇摇篮曲》以及《弃婴之歌》等作品中，女人被限于扮演繁殖后代和料理家务的角色，丈夫让她们怀孩子一、二、三、四……除了照顾孩子们的吃、喝、睡以外，什么也做不成。匈牙利著名作家玛克托的《微笑的酒神巴克科斯》中女主人公在知道自己怀孕后便马上放弃工作，领退

职金回家当她的家妇了，她自甘把女性限制在母性上。她们在一大堆矛盾中挣扎；在囚牢一般的环境中生活；她们沦为仆佣和性欲发泄对象；她们有无穷尽的家务活要做，“仅每天切面包就够她们受的了，每顿饭都得切上六七份，一顿饭就得吃掉一公斤面包”。她们深深地被这种命运困扰，日子一长，她们就会变得神经质和性情暴烈，母性残忍的一面就有所表现（《我曾在那个世界里》中，一个德国母亲竟然开枪杀死了自己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狂怒和复仇心强的妇女有时表现出比男人更凶残）。但有多少人了解她们所受到的折磨、在精神上所背负的、语言上难以形容的沉重的十字架呢？

在这些女作家看来，老姑娘、离异的女子、寡妇、老年妇女等问题都是整个妇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她们探索的触角也伸进了这些由妇女的梦、恐惧、眼泪、悒郁和欲望所组成的精神世界，像特伦斯卡的《卡琳卡》、格诺芙斯卡的《博仁娜》、《幽灵》、伊丽莎白的《妈妈在穿衣服》、斯坦切娃的《一位母亲的叙说》等，都是一些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佳作。在这里，许多离异女子的心态被描写为固执、冷酷、不顾孩子的失落感；“他闯入她的生活，然后留下了一点性爱和母亲的身份而已。他走了，把没有性爱和喜悦的生活加在了她的头上”——一个寡妇的写照；老年妇女的命运就是做那些重复而乏味的家务，循环往复，以至命终。

女作家们的笔触也涉及到女性世界里的不幸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也为历来女性在性生活方面受到谬误的妇女观迫害而鸣不平；也批判了那种愿当情妇而不愿做妻子的爱情观。在《终身大事》、《吉娜》以及阿尔巴尼亚的迪安娜·秋丽的小说《约尼塔》中，揭示了战争、严父以及人际关系、闲言碎语是怎

样残酷地扼杀了少女们初恋的激情。年轻的、从孤儿院带来的丽达竟然不去尝试一下生命中时不待人的恋爱之类的事，而忠心耿耿服侍“宽宏仁慈的太太”。其结果是“生活已经抹去了好看的姑娘的脸的痕迹。在原先这张脸的地方有一个精心绘制出来的面具，它可以遮盖毁灭”。《云端的一夜》中那些青春时代镂骨铭心的爱恋是怎样转变成刻骨铭心的憎恨而导致双双走向死亡：《我曾在那个世界里》中的女主人公被她的婆婆的偏见“绝不允许儿子娶茨冈女人和女演员为妻”所阻，而不得不苦苦等待十六年才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不幸，结婚还不到三年，丈夫又被当时的一些“事件”所杀，而她就一直守寡至死。《幽灵》中的女主人公在她得知自己现在的丈夫正是十八年前亲自放了一颗鱼雷将自己前夫炸死的凶手时，她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微笑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主人公婚后对姑娘时所热衷的科研工作表现出索然寡味，不久，她的丈夫也就懒得讲他的研究所的情况去打扰她。她用非常笨拙、幼稚、任性的方式爱着她的丈夫。她甚至试图支配他袜子的颜色。她用一再问她丈夫星期天午餐想吃什么来烦扰他。她会哄他放下工作同她去散一会儿步，有时还会把他的香烟藏起来。她就是用这样一种老式的方法去爱人，那是非常荒谬的，因此，他哀悼过她以后就把她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们的笔下也创造了一系列由妙龄少女到龙钟老妇的动人形象；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幸福的向往；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隐秘感受既写得酣畅淋漓而又含而不露。特别是罗马尼亚的西蒙娜·波佩斯库善于用一种细腻但又异样的笔调来描绘自己的种种感受，如在《钥匙孔》中，她写一个小女孩通过一间浴室门上的钥匙孔偷看苏珊娜洗澡的全过程。

这个小女孩看到了苏珊娜的头部、粗壮、通红的脖子以及特别肉感的肩膀、如果子露一般粉红的腹部下方的那一小块呈淡棕色，然后又变成黑色的吓人的东西……后的反应：“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见过更令人惊愕、迷人心窍、更健康、更洁净，如玫瑰花露一样粉红，似鱼肉一样白皙的肉体了。”

总之，我们应当衷心感谢这些女作家、女诗人的努力，她们在尽力摆脱迄今为止整个社会指派给我们妇女的种种限制，追求成为完美的人类的一员。

1994年9月9日于北京

鲍日娜·聂姆曹娃(1820—1862)

捷克作家。生于维也纳一庄园马车夫家庭。童年在捷克农村外祖母家度过。她靠刻苦自修获得丰富知识。十七岁时受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由于丈夫职业变动频繁，她随之辗转各地，使她有机会接触城乡劳动人民，了解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她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当爱国诗人哈弗利切克去世时，她不顾警察禁令，向诗人献上荆棘花冠。因受反动当局监视，她被迫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年时身患重病，又因丧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逝世时年仅四十二岁。

她的作品有小说、游记、民间故事、童话等。主要作品有《民族传奇和故事集》、《斯洛伐克童话和故事》。她的中短篇小说如《山村》、《庄园内外》、《穷人们》、《好人》以及《野姑娘芭拉》(1856)等都真实地描写了贫苦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野姑娘芭拉》描写了一位智勇双全的放牧姑娘，如何装扮成白鬼去帮助女友摆脱她所厌恶的求婚者的故事，着力歌颂了她那男子汉似的气概，赞扬强有力的行动。聂

姆曾娃创作上的最大成就是她的长篇小说《外祖母》(1855)，小说刻画了一个捷克农村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正直、乐观、聪颖、富于风趣、热爱祖国、同情被压迫者。《外祖母》被誉为捷克文学的瑰宝、“生活百科全书”，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野姑娘芭拉

维斯特茨村算是一个大的村子了，那儿有教堂和学校。教堂旁边是牧师的住宅，紧挨着它的是教堂司铎的房子，村长也住在这村的中心点。村的尽头有一所牧人住的小木房子。房后面是一条长长的山谷，两面有小山丘作屏障，山冈上长满了针叶树。到处都能见到林中空地和绿油油的草场，上面疏疏朗朗地长着一些白树皮嫩绿顶的白桦树，它们像是些森林之家的少女，仿佛大自然让它们长在那里，为的是使那些忧郁的枞树和沮丧的冷杉、庄重的橡树和山毛榉能变得快乐些。山谷中间，在草场和田地之间蜿蜒着一条河，它正好从牧人的小木房旁流过，两岸长满了赤杨和垂柳。

这个村的牧人名叫亚库布，他和自己的女儿芭拉就住在这村尽头的这所小木房里，亚库布已经是个六十开外的人了，芭拉是他头生子也是独生女。亚库布也曾经巴望有个儿子好传宗接代嘛，可是当芭拉长大成人后，他就不再抱怨这一点了，她比儿子还更可爱，他常常想：管她姑娘不姑娘的，反正是我的

孩子，我有了升天的搭脚板^①，我就会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样地死去了。

亚库布就是本村的人，他是个孤儿，从小就得学会去干活养活自己，因此他什么活都干过，牧鹅，赶牲口，饲家畜，喂乳牛，当雇工甚至种田，一直干到现在，弄到了一个高级活——当上了村里的牧人。这已经是一桩美差了：他可以结婚，可以得到终身居住的一所小木房子，农民们直接把柴火给他运到院子里，他甚至能够自己养一头母牛；他可以得到够一星期食用的面包、奶油、鸡蛋以及一些熟食。另外每年还能得到够做三件衬衫的粗布衣料、两条裤子、两双鞋子、一条围巾、一件短外套和一顶阔边帽子；每两年还发给一件羊皮袄和呢斗篷。除此之外，逢年过节也还可以收到一些糖果糕点之类的东西，就在牧师家也不可能拿到更多的东西——总之是一桩好差事。尽管亚库布长得并不漂亮，也不爱说话，愁眉苦脸的，但无论如何是找得到老婆的，可他没考虑过这事。夏天他推说他要忙着赶牲口，没工夫注意姑娘们，而冬天呢，他又说他忙于雕刻，晚间，小伙子们往姑娘群里钻的时候，他却情愿到小酒店里去呆着。见到某个主妇来店里找她当家的回去时，亚库布庆幸自己不会有谁来找。他根本就不去理会那些个嘲笑他的人，说他是老光棍，说他死后会进炼狱里去用沙子扎绳子的。他这样过了四十年。这时有人又来给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说如果他死的时候还没有个孩子的话，那他就不能升天的，因为据说孩子是进天堂的阶梯。这些话在亚库布脑子里久久地盘旋，当他把这一切都考虑妥当之后，他就去找村长家的女雇农芭拉，要求要

① 按宗教的说法，孩子是父母亲死后升天堂的搭脚板。

他为妻。

芭拉从小就是个漂亮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喜欢来找她跳舞，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来找她幽会，不过这些都不是真想结婚的人，因而没有一个人娶她。当亚库布问她是否愿意作他的妻子时，她盘算了一番；她虽然不怎么喜欢亚库布，但考虑到自己已经是三十开外的人了，想想“十赅不如一现”，她也就答应了亚库布。他们准备了一番之后，村长就给他们办了婚事。

一年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就按妈妈的名字叫，也喊她芭拉。当亚库布听说生的是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时，他感到了失望，但接生婆安慰他说，说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小姑娘生下来没几天，亚库布家就发生了不幸。一个女邻居刚好在正午的时候去看产妇，发现她躺在炉灶旁，昏迷不省人事了。她惊叫了起来，大娘们都跑来了，接生婆也赶到现场，她们把芭拉救活了过来。大伙才听她说，原来她在给她的丈夫烧中饭——她忘记了，一个产妇既不能在正午时刻，也不能在晚祷之后走出卧室一步的，可她跑到厨房的灶头边来了，并且还来烧饭——忽然间好像有股妖风从她耳边颳的一下擦过，顿时两眼发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揪住了她的头发，把她摔倒在地上。“那就是午神！”^①所有的人都喊叫说。“没准午神是来把自己的野孩子换走了芭拉的。”有位大娘忽然想起来似地说道，并且朝摇篮走去。大伙也很快地跟着挤到那边去，把孩子抱起来，解开了襁褓仔细地瞧了瞧。有位老大娘说了：“这就是午神的孩子，没错，你瞧，那眼睛多大！”另一个说：“那头也大！”第三个添了一句，“这孩子腿短！”每一个大娘都要指出点什么来。这下可吓坏了

① 捷克古时盛传一种迷信，如有人在正午时刻冒犯神灵，就会招来不幸。

当娘的，可接生婆在仔细地观察了婴儿之后断言说这是怀在芭拉胎里的、是她的亲生女。可许多老太婆仍坚持认为，这就是被午神偷换过的孩子。

自打这件不幸的事发生之后，亚库布的老婆就没恢复原气，一天天地萎靡下去打不起精神来，没过几年也就与世长辞了。留下亚库布带着自己的女儿独自地过活，不管有多少人劝他，为了这小不点也该再娶，可他就是不愿意。他自己抚养她，就像养一头小羊羔似的，把她照管得很好。当芭拉稍大些的时候，老师就来跟亚库布说，让他把芭拉送去学校念书。尽管他认为读书识字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听从了。整个冬天芭拉都去上学，可是到了春天当牲口要赶去放牧，田间农活忙开来的时候，亚库布没有她就不行。不过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里，学校的大门多半是关起来的，因为老师要下地干活，孩子们也得按各自的能力做点什么。第二年冬天芭拉就不能上学了，她必须学纺纱、织布。当芭拉满十五岁的时候，全村没有一个女孩子能同她的力气和块头相比了。全身骨骼大，肌肉结实，不过长得还匀称。动作灵活得像鲇鱼。她的皮肤黑红黑红的，一半由于天生，一半也是风吹日晒的结果，就是在炎热的暑夏，她也从不像村里的其他姑娘那样把脸给遮起来。她长了一头稠密的头发，像乌鸦羽翼般又长又黑，粗得像马鬃，因此头就显得格外的大。她的额头低，扁平的鼻子，嘴稍大了些，嘴唇有些噘起，但像血一般鲜红而健美，有一排大而洁白的牙齿。在她身上说来，长得最美的还是要算那对眼睛了，可正是这对眼睛才招来了人们对她的嘲笑。他们辱骂她有一双“母牛眼睛”，大极了，非常大，蓝得像矢车菊，被长长的黑睫毛遮着。眼睛上面弯着两道弓形的浓黑的眉毛。每当芭拉生气时，她的脸孔仿佛就像被乌云遮